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四至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四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十

鄭三益闕銘

鄭三益闕銘武帝建元二年自劉聰後屢以建元紀年此銘字畫非晉已後人書金石録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

右路君闕銘二其一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永平

八年四月十四日庚申造其一云君故豫州刺史温令元城令公車司馬令開陽令謁者議郎徵試博士路君不知為何人按漢書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唯邊郡往往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又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當時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金石錄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永平八年造東都冢墓間石刻傳于後世者自此始趙氏云建武中省諸部都尉

唯邊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為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會稽分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耳予按衡方碑亦為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部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它書亦可稽攷 隷續

南武陽功曹闕銘

右南武陽功曹墓闕銘云南武陽功曹鄉嗇夫又云以為國三老又云章和元年其它族系名字皆摩滅

不可考究墓在今沂州有兩闕其一銘元和中立文字尤殘闕難讀金石錄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内緜令王君稚子闕

漢故兖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王稚子闕銘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内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兖州刺史洛陽令王君稚子之闕按范瞱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

温令而刻石為河内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銘蓋和帝時所立也金石録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郪縣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才歷温令兖州刺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馬之狀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見於隸釋惟馮焕高頤金恭三人有闕又有碑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為温

令而碑作河内令乃史之誤其説非也温者河内之邑河内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内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内之縣令爾即温也先靈之稱它碑所無碑中縣字反系作縣隷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立豫州刺史至徵試博士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字云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其次書造闕年月日永

平之八年也字畫兼用篆體前闕人物之後小字一行却是隸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杖負劍嚮字立東部之前亦一人執杖負劍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兩手各有所執末亦一人執杖負劍而其前又有一人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葢是墓前雙闕如王稚子高貫方之類但二闕無姓名此其異耳隸續

孝子董蒲闕

孝子董蒲闕其中刻一禽頗大兩旁各一獸銜珮環

之屬甚類處士金恭闕禽之下横書七行云孝子澄
鄉宜利里董蒲亦與金恭闕相類禽之右有一行云
永寧二年三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掾李純有秩張
成其闕數字難辨此闕先書年月朔日又有掾史姓
名與墓門之闕不同必董君孝行著聞官為甄表而
立此闕二獸不見下體恐所刻文辭或在其下隸續

右侍無名人墓闕

漢右侍之墓五字葳碑者宣和間中分為兩黏裱作

帙漢官有左右署侍郎漢人題闕作碑多省文如郭
仲奇為北軍中候而碑中省其北字高頤作北部府
丞而題闕省其部字馮緄之右郎中署字于文亦省
此侍字之下必有漫滅之文為貼碑者所翦其右有
光和三年四小字隷續
光和三年立漢隷字原
馮使君墓闕銘
右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

刺史馮使君神道按漢書馮緄傳緄父焕安帝時為幽州刺史而馮緄碑亦云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為焕也金石録

永樂少府費君闕銘

右漢永樂少府費君闕銘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匽皇后居永樂宫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其後靈帝母孝仁董皇后亦居是宫歐陽公集古録引章懐太子注云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

費君蓋亦宦者也余以漢史及刻考之當時三公如陳球劉寛皆嘗為此官非獨一人蓋自西漢以來太后皇后宮屬如大長秋之類皆叅用士人然則漢官儀以為止用宦者為之蓋其闕漏而集古録遂以費君為宦者亦未必然也金石録

後漢人闕銘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

故事又按顔師古注地理志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隹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葢亦宦者也集古録

漢故永樂少府將作賈君之闕碑為篆書而將作下二字缺不可識集古録目

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

右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大

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汶陽李長茂為蜀使者

罷歸以此本見遺長茂名公年東州善士以畫山水

著稱者金石錄

益州太守高頤二闕

漢故益州大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廉諸部從事高頊

字貫方

漢故益州大守陰平都尉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府

君字貫闕一字

右益州太守高頤二闕今在雅州高頤字貫方有墓碑載其歷北部府丞廣漢屬國都尉益州太守以獻帝建安十四年卒碑石淪碎官不盡見此兩闕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稱名而字闕其一予所見六十年前石刻貫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見乃有以光字補之者此一闕雖無頤之名而陰平北府皆見之碑誌可據則兩者皆高頤之闕也漢志緣邊屬國無陰平惟廣漢有陰平道前書注陰平云北部

都尉治墓闕所以書廣漢為陰平者指其理所

也隸釋

鉅鹿太守金君闕

右鉅鹿太守金君闕七字今在蜀道不知其人也隸釋

右雲安軍漢隸字原

不其令董恢闕

漢故丕其令董君闕

右不其令董君闕碑録云濟州任城有童恢墓雙石

闕字一云童恢琅邪人一云漢故不其令童君東漢循吏有童恢傳注云謝承書作僮种兩姓異同史氏固有所疑矣初未嘗見此闕遂以董為童與宗均相類當以碑為正前書地里志不其屬瑯琊注云其音基范史王景傳云八世祖琅邪不其人郡國志東萊郡有不期侯國故屬瑯邪恢宰邑有異政為青州所舉則恢為令時不其已不隷瑯邪矣志作不期誤也傳云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辟公府除不其令舉尤

異遷丹陽太守暴疾卒其為令在楊賜罷相之後則
恢蓋孝靈時人也但恢嘗守丹陽而闕不書者或是
如王稚子之類有兩闕而互見之歟此闕刻一冢冢
上三物植立若木葉然二男子拜于前其後有一婦
人二稚子又有六婦人魚貫于後冢旁有一大樹其
下有一馬立於木下及馬後者各一人馬前有數物
如雞鶩之狀者隸釋
不其令董君闕在濟州或云雙闕一云童恢瑯邪人

漢隸字原

集韻董艸名董正也督也通作董二字葢通用衛彈碑以府丞董察通作董全上

高直闕

漢故高君諱直字文玉

右高直闕九字今在蜀中字畫甚不工漢人題墓有云神道者有云墓道者有云闕者惟高頤及高直但書姓名字爾隸釋

貞女羅鳳墓闕

漢貞女羅鳳墓六字筆勢甚清逸頗類景謁者墓表字之上以朱爵為額盖墓闕也 隸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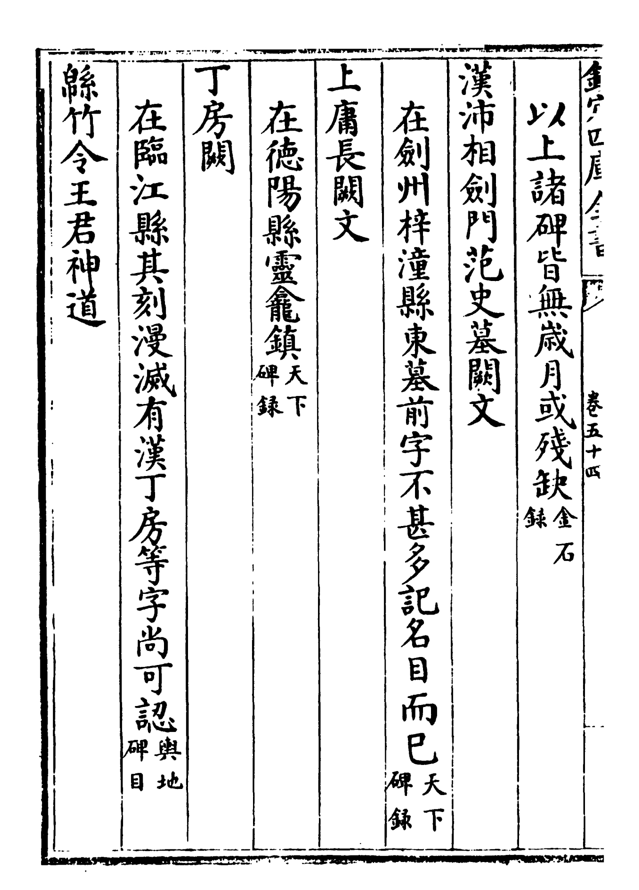
瑯琊相王君墓闕銘

武陰令高君墓闕銘

車騎將軍闕銘

小黄令徵試博士墓闕銘

陽都長徐君冢闕銘



以上諸碑皆無歲月或殘缺金石録

漢沛相劍門范史墓闕文

在劍州梓潼縣東墓前字不甚多記名目而已天下碑録

上庸長闕文

在德陽縣靈龕鎮天下碑録

丁房闕

在臨江縣其刻漫滅有漢丁房等字尚可認輿地碑目

縣竹令王君神道

廣漢縣𠔏令王君神道

右緜竹令王君神道九字微雜篆體緜字作臼下木略與縣字相混故趙氏誤作廣漢縣令而謂其借𠔏為令也歐陽公博收竝蓄顧弗深考姓名字畫多有誤讀者德父治郡之餘專意金石刻辨證亦在精確獨此碑為可笑爾

隸釋

右廣漢縣令王君神道建寧元年十月造縣令字作𠔏漢人淳質文字相近者多假借用之如縣令字人

所常用而尚假借何耶金石録

建寧元年立在涪州金石録誤以緜字為縣字又以竹字合令字為笭又合劉讓閣道題字為一碑漢隷字原

蜀郡太守任君神道

右漢蜀郡太守任君神道九字字畫壯偉然不著名字鄉里歲月莫詳其為何人也金石録

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

右漢王君神道在南陽云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

神道封陌按酈道元注水經濟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三女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今此碑後有唐向城令張璿之撰孝女雙石樓記所書與水經注合惟水經誤以都尉為太守耳璿之記天寶七載建別錄于後金石錄

交趾都尉沈君二神道

漢謁者北屯司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

漢新豐令交阯都尉沈府君神道

右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今在渠山軍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知此蓋是一人猶王稚子闕盡書其所歷官也其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甚工此字及馮煥王稚子闕皆是八分書張懷瓘所謂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者也 隷釋

益州太守楊宗墓道

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道

右益州太守楊宗墓道十六大字今在西州

清河相張君墓道

清河相弘農太守張君墓下闕一字

右清河相張君墓道一碑甚大其中但存此數字惟河相弘農君五字點畫具爾漢人用字有假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變易偏旁及減省者隷釋皆已表出其間點畫小異尋文而可識者皆不復釋如此

碑農上安西之類是也顏之推論揖下無耳鼓外設皮離則配禹𠦝分澤外咸以世俗為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拘以古法也其詳已類之隸韻略舉數字于此平聲則窂牢霊靈通通濡濡遷遷上聲則嚮響覽覽隶隶啓啓典典去聲則擄據裔裔盃孟驗驗舜舜入聲則術術屬屬隲陟惻惻壹壹凡巍字山皆在下魏字却有山在上者惟字皆從心獨尚書從系爾隸釋

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

故上庸長司馬君孟臺神道

右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石文皴剥而字札甚精漢人所作墓闕神道者第欲表封陌限樵牧爾非若鐫過實之辭有意乎欺誑來世也 隸釋

在漢州復齋碑目作上庸長闕墨寶云上庸長司馬孟臺神道 漢隸字原

韋氏神道

韋氏神道

右韋氏神道石文中斷似若韋氏爾隸釋

在均州 漢隸字原

征南將軍劉君神道

有漢征南將軍劉君神道十字大小與王稚子闕相類而剛勁過之惟後兩字刓損兩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常置也唐杜佑云四征興于漢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鎮通于柔遠四平止于喪亂在

光武時岑彭嘗建征南之號矣牛僧孺玄怪録載盧公漁為明州刺史時有盜發征南劉將軍墓者盖在明之翁山縣其官氏偶同非此劉君也隸續

侍中楊文甫神道

漢侍中楊文甫之神道字體略與馮幽州闕相似必西州所刻者隸續

漢故原武典農髙府君之神道

在汲縣東北五十里二石柱上寰宇記

漢平楊府君叔神道

在綿州八字字為一紙葢刻於石闕椽首墨寶云平楊必姓名如建平太守之類叔其字也隸釋止載平楊府君叔六字漢隸字原

涪陵太守龎厷神道

兩行十一字今在資州隸續

汝南上蔡令神道

在閬州蜀人謂之汝南令闕漢隸字原

逄府君墓石柱篆文

右漢逄府君墓石柱篆文云漢故博士趙傅逄府君神道唐李利涉編古命氏北海逄氏有名絲字子繡者為漢趙王傅其孫萌不仕王莽葢前漢時人今逄君北海人又為趙傅疑其是也而濰州圖經北海縣有逄汾墓云汾好學以德義聞徵為博士趙王傅卒門人執衰往者數百葬於寒亭南四里今此篆文既不載其名皆莫可攷然圖經所載逄君事首尾甚詳

不知何以知其名汾必別有所據又疑絲與汾兩人前後皆嘗為趙王傅未可知也故并載之以俟知者

張賔公妻穿中二柱文

維兮本造此冟者張賔公妻子偉伯伯妻孫陵在此右方曲内中

維兮張偉伯子長仲以建初二undefined六月十二日與少子𠕒元俱下世長子元盃為之祖父冟中造内棲柱佗崖

棺葬父及弟叔元

右張氏穿中記土本張賔公之妻之穴也其子偉伯及偉伯妻與其孫陵皆祔葬右方曲内中故志之其一則偉伯之孫元益葬其父長仲幷弟叔元所志也維兮猶烏呼之類其間云建初三年則章帝年號也字古而拙在㑹稽都尉路君闕之後肴州李治中云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耕夫劚地有聲尋罅入焉石窟如屋大中立兩崖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破

瓦棺入泥中右方三崖棺泥織充仞執燭視之得題識三所一在門旁為土所蝕僅存其上十許字穿中沙石不堅數日間觀者揩摩悉皆漫滅其二在兩柱前稍高故可拓時紹興丁丑年也上距建初丁丑千八十有一年隷釋

司徒甄邯墓石

張永常開玄武湖遇古冢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南史何承天傳

中令楊暢墓碣

在嘉州夾江縣東南古賢鄉天下碑録

刺史李項碣

在綿州巴西縣今在開元寺文字磨滅天下碑録

馬融墓碣

在什邡縣字有磨滅今亡天下碑録

張翼碣

在綿州東四十步天下碑録

江原長進德碣

君諱𩜙字進德故蜀郡江原長延熹三半五　孟彦造作

右江原長碣有名字而不知其姓似闕非闕似碑非碑其文由左而右其下刻一怪獸之首若虎而有角

碑今在蜀州江原縣隸釋

羅含誌

在耒陽縣南四里天下碑録

羅訓墓誌

在衡州耒陽縣南六十里天下碑録

陽朔甎字

右漢陽朔磚字云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正朔始造設已所行者字畫奇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可喜然所謂尉府壺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曉其為何等語金石録

尉府靈壁甎文四行十二字成帝陽朔四年造而西

漢字見於㚘䟽者皆是篆文此磚分行作棊局大眼數字略有隷體與㑹稽路都尉闕頗相類趙德夫云士大夫考正前代遺字其失常在好竒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葢闕如也予謂建元名年不止西都有之鄭三瓫闕全是晉人筆札趙乃定為武帝時碑深誤後學闕如之戒若何資州重刻燕然銘自實憲之後誰曽再登此山若當時椎拓者無縁留到今日兼東都之初石刻未如此齊整一見可知其偽（隷續）

五鳳二年殘字

此石金高德裔修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餘以為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樸存之以示後人石墨鐫華

魯孝王刻石八分書高德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

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修孔子廟匠者於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三十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秦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金石文字記

居攝墳壇刻石

右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墳壇其一云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三月造上谷郡名祝其縣名不知所謂府卿與縣卿為何官蓋自王莽居攝官名日易故史家不能盡紀其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金石録

貟石銘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貟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

度量衡有新氏造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晉書載記石勒傳

扈君甎

扈君甲甎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日丙午工李邑作

乙甎其文云北宮衛令扈君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載矣蘆浦筆記

謝君甎

謝君甎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為漢隷不疑蘆浦筆記

范君甎

范君甲甎其文云啫痛明時仲治無年結僤孳孳履踐聖門智辯賜張缺嗟孔言寛愽缺約性能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瓿其文云德積未報昌尤乾以茂而不實顔氏㬥顛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覩形列畫諸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闕旁耕者嘗獲巨瓿二皆為當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瓿僅存此范君墓中之銘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古賢士如武梁石室之類耶先儒謂謝朓始為誌銘此可證其誤　曩於周益公坐

間出示漢五甎皆得於建州梓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於後併錄之蘆浦筆記

梓潼城甎

梓潼城甎其文云梓潼城篆文皆交一甎之重至十觔歲月雖無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蘆浦筆記

永平甎文

四行九字云永平八年七月廿日作隸續

汝伯寧甋文

八行行四字建初三年作隸續

曹叔文甋文

八行十八字建初七年作隸續

章和石記

章和二年金石錄

永元十六字

在永康軍蔡追刻記云在范功平磨崖碑之西五十

餘步去地數寸蔡追得磨崖後十日其子武仲始見此十六字而摹之復齋碑目作永元六年攻石題漢漢隸字原

永初甎文

永初元年作漢隸字原

延年益壽榑字

延年益壽榑文三行十八字今在蜀中安帝永初七年造謂之萬歲延年益壽榑當是壽冢中所刻如梁

相孔耽碑之類建初中曹叔文汝伯寧甎皆有萬歲舍之文恐彼亦是壽藏之物隸續

永初官甓文

永初七年作㸑人掘武陽故城得之漢隸字原

永建刻銘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永建六年五月廣川書跋

後漢天祿辟邪字

右漢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集録古文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然字畫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寫宋

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耶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集古録

右漢天禄辟邪字在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歐陽公集古録按黨錮傳云資祖均自有傳見章懷太子注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寫宋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耶

此說非是余按後漢書均族子意傳云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而靈帝紀建寧四年書太常宗俱為司空注云俱字伯儷南陽安衆人延熹二年書司空宗俱覺又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伯子司隸校尉河内太守均均族兄遼東太守崇崇子司隸校尉意意孫司空俱元和姓纂所書亦同則均姓為宗無可疑者當章懐太子為注及林寶撰姓纂時尚未差謬至後來始轉寫為宋爾余既援據詳

審遂於家藏後漢書均列傳用此說故述云金石錄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曳尾過壯大左曰天禄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為隷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為隷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焉大體皆為偃波勢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隷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為天禄兩角為辟邪無前角者為浮都禄又為鹿傳

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煇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麟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為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葢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謂是天禄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為天禄也廣川書跋

种氏石虎刻字

种氏石虎刻字光和七年四月五日己丑孝子种覧

玄愽所造趙氏得漢代兩墓石獸膊上字宗資天禄

辟邪是篆文州輔二獸所刻予訪之未獲 隷續

交阯刺史石羊字

在郴州止五字刻於墓道石羊髆上 漢隷字原

五君栝枰文

宣和殿蔵碑録為漢碑名曰眞人五君石樽刻石與

四老神祚機刻石同帙 漢隷字原

武氏石室畫像

右漢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賛於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盡録之以資博覽金石録

武梁祠堂畫像

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内

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者欲刑罰未施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黄帝多所改作造兵闕三字裳立宫宅

帝顓頊高陽者黄帝之孫而昌闕二字子

帝佶高辛者黄帝之曾孫也

帝堯放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帝舜名重華

夏禹長於地理闕一字泉闕一字陰隨闕二字退為肉刑

夏桀自伏戲至夏桀是一段

管仲　齊桓公　曹子刦桓　魯莊公

闕一字　侍郎闕一字　專諸炙魚刺殺吳王　吳王

荆軻　樊於其頭　秦武陽　秦王自管仲至秦王是一段

闕二人名　豫讓殺身以報知己　闕一人名

齊王　無鹽媿女鍾離春自豫讓至無鹽是一段

梁高行　奉金者　使者

闕一人名　胡妻　秋胡

義姑姊　姑姊兒　衛將軍自梁高行至衛將軍是一段

闕一人名 使者

長婦兒 梁節姑姊 救者 姑姊其室失火取兄子

往輙得其子赴火如亡示其誠也

闕二人名 後母子 前母子 齊繼母

京師節女 怨家攻者自使者至怨家攻者是一段

藺相如趙臣也奉璧於秦 秦王

范且 闕二人名 自藺相如至范且是一段

曾子闕二字 孝吕通神明貫感闕祇著乎朱方後世凱式

闕二字無綱

子騫後母弟　子騫父　閔子騫闕一字　母居喪闕一字　移

子騫闕寒御闕一字失闕一字

老萊子楚人也事親至孝衣服斑連嬰兒之態令親有

驩君子之孝道大焉　萊子母　萊子父

丁蘭二親終後立木為父鄰人假物郭乃借與自曾子至丁蘭

是伏戲下一段

豜士　縣功曹是豫讓下一段

闕一人名　揄母

渠父　邢渠哺父

𥘮父　董𥘮千乘人也

章孝母　朱明　朱明弟　朱明妻

李氏遺孤　忠孝李善

休屠像　騎都尉自揄母至騎都尉是梁髙行下一段

闕一人名

義漿羊公　乞漿者

湯父　魏湯字闕一

孝字闕一　葬字闕一者

孝孫　孝孫字闕一　父自羊公至孝孫父是梁節姑下一段

右武梁祠堂畫像為石凡六其五則橫分為二梁高行藺相如二段又廣於它石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為之贊文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

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水經云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自書契以來忠貞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皆刻之四壁今此碑無闕里聖賢知其非魯君石祠中物也又云鉅野有荆州刺史李剛墓其石室三間四壁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今此碑不畫四靈又知其非李剛石壁也趙德夫雖云嘗得魯君石室所刻而題其所蔵碑則云武氏石室畫像其說云武氏有

數墓在濟之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趙君東人當知其實而不能辨此畫為武氏誰人家前者金鄉鉅野皆隸山陽與任城接境必是東州仟壟當時競有此製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黄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

以武梁祠堂畫像名之後之人身履其壤會能因斯言以求是先儒說三皇五帝者不一太史公采大戴禮學少昊而不錄經傳皆云帝顓之後黎為祝融盖高辛之火正也惟莊子以祝融氏與戲農赫胥同辭白虎通既依史記五帝之序遂以義農祝融為三皇至論五行則又以祝融為南方之神初非通論此碑以祝誦為祝融而介於戲農之間則白虎通之說也帝王世紀稱上古聖人牛首蛇身之類亦猶孔子四

十九表所謂龜脊虎掌世之言相者有犀形鶴形之比也俗儒作圖譜遂有真為異類之狀者此碑所畫伏戲自要以下若蛇然亦非也 隸釋

碑以樊於其為樊於期秦武陽為秦舞陽媿女為醜女凱式為楷式斑連為斑斕者即嗜字𡊨即劫字泒即凝字魏即魏字 仝上

在建康府治紬書閣 諸道石刻錄

武梁祠堂畫像在濟州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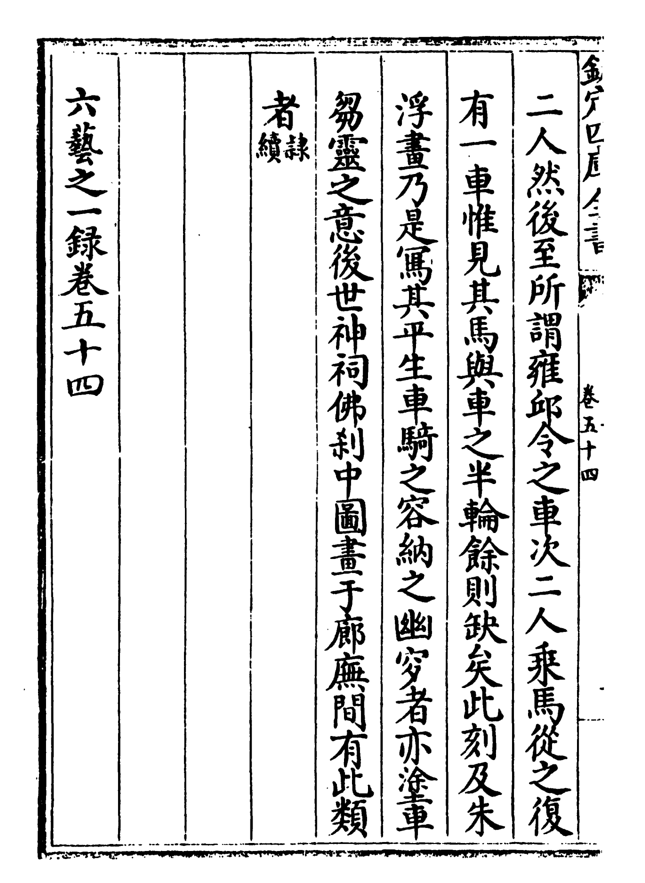
婦名以小字識其傍或有為之賛者几百六十有二人其石六其五則横分為二金石録作武氏石室畫像漢隷字原

伏尉公墓中畫像

在資州内江縣蜀人謂之燕王墓人物未知何据隷釋云漢碑書太尉太守太字皆無點字書有伏字與太同音注云漢中池名从人从犬則是倚伏之伏此碑所云伏尉者即太尉公也漢隷字原

雍邱令殘畫碑

雍邱令殘畫像其標皆已磨滅獨存泰山為雍邱令一榜六字所謂泰山者疑是稱其所終之官其書法亦猶朱浮碑云府君作令時之比此畫形制甚類朱君者但作一旁行則與之不類又人馬之形貌亦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焉其御也惟第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



二人然後至所謂雍邱令之車次二人乗馬從之復有一車惟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缺矣此刻及朱浮畫乃是寫其平生車騎之容納之幽穸者亦塗車芻靈之意後世神祠佛刹中圖畫于廊廡間有此類者隸續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五十五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十一

魏受禪碑

維黄初元年冬十月辛未

皇帝受禪於漢氏上稽儀極下考前訓書契所録帝王遺事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歷數闕是以降世且二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

復存于今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以
昭德闕義焉
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黄裔九德既該欽明文
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
先皇龍興饗國撫柔烝民化以醇德崇在寛之政邁愷
悌之教宣重光以照下擬陽春以播惠開禁倉散滯積
家臣闕五字之錫衆兆陪臺蒙賙餼之養興遺勲繼絶世
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襁褓之孫食舊德之禄善無微

而不旌功無細闕五字 戎士哀矜庶獄罷戍役焚丹書図圄虛靜外無曠夫玄澤雲行罔不沾渥若夫覆載簡易剛柔允宜乾坤之德隂陽闕六字 類育物奮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寛容淵嘿恩洽羣黎皇猷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業業邁德濟民伯禹之勞闕五字 叡智神武料敵用兵殷湯之畧周發之明也廣大配天地茂德苞衆聖鴻恩洽於區夏仁聲播於八荒雖象闕所闕六字 和而來王是以休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乾祉下發坤珍天闕

啓闈四靈具臻涌醴橫流山見黃人所以顯受命之闕五字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於豐草野蠶繭於茂樹嘉禾神芝奇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朞月之間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闕五字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漢氏睹歷數之去已知神器之有歸稽唐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

皇帝謙退讓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於是羣公卿士僉

曰

陛下聖德懿侔兩儀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殷湯革命白狼銜鉤周武觀闕五字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負扆而治況於大魏靈瑞若茲者乎蓋天命不可以辭闕五字以意距大統不可以久曠萬國不可以無主宜順民神速承天序於是

皇帝乃回思遷慮旁觀庶徵上在璿機笠之周易卜以守龜龜筮襲吉五反靡違乃覽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

練吉日闕四字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
靈壇設壝宮蹲圭璧儲犧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
言諸節岳牧邦君虎闕四字匈奴南單于東夷南蠻西戎
北狄王侯君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於位
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衮龍穆穆皇皇物有其
容上公策祝燔燎柭樸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烟于六宗
徧于羣神闕三字晏祥風來臻乃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
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徽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節同

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鴻創闕作則永保天祿傳之
罔極

碑以挈為契以烟熅為絪縕以烟于六宗為禋于
六宗

右魏受禪表篆額在潁昌亦曰鍾繇書所謂表者蓋
表揭其事非表奏之表也碑云黃初元年十月辛未
受禪於漢漢紀作乙卯魏志作十一月庚午裴松之
注所載甚詳蓋是月十三日乙卯漢帝使張音奉璽

綬詔冊禪位於魏魏王辭者三及漢冊四至乃以二十九日辛未升壇受命碑之所載是也水經云繁昌城内有三臺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其後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此盖附會符命之談也

隸釋

黄初元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内有三臺時人謂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禪于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

築靈臺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水經注

魏受禪表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劉禹錫嘉話

右魏受禪碑世傳為梁鵠書而顏真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十一月葬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

升壇受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代詔册書令羣臣奏議甚詳葢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愔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巳未可治壇場又據尚書令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葢自十七日巳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

此推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爲是也漢紀乙卯
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辭讓往返遂失其實爾魏
志十一月癸卯猶稱令者當是十月衍一字爾丙午
張愔奉璽綬者辭讓往返容有之也惟庚午升壇最
爲繆爾癸卯去癸酉三十一日不得同爲十一月此
尤謬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
以惑後世者可勝道哉集古錄
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世傳以爲鍾繇書或以爲梁

鵠書魏文帝黄初元年為壇於繁昌以受漢禪碑不著所立年月在魏文帝廟中集古錄目

延康元年獻皇帝詔張愔持節奉璽綬禪位於魏丕即築壇受禪顧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乃立二碑此其一也碑後六字生金說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嘉話録云此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時稱三絶書斷則謂元常八分入妙魏受禪碑為最直言鍾元常未知孰是近時士大夫學隷

者多學此碑余謂捨石經而學此碑如學畫虎此可與知音者道集古後錄

梁誥書黃初元年許州金石略

此傳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之三絕碑又云即鍾繇書亦未有的據然謂爲鍾書者出顔魯公言或不妄隸法大都與勸進碑同王元美曰以太傅手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照映哉但其文與事海內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

不忍釋手孰謂書一藝也又曰余始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怳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漢如建安唐如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此語得評書三昧并識之石墨鐫華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迹學書者自此求之而遡乎中郎可全見古人面目矣玄牘記

書法同勸進雖小遠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適亦復

矯矯昔莽篡位匈奴猶感漢恩不拜新室印至操碑

稱南單于諸國皆服或出矯詐若果爾則操奸更出

莽上史金石

魏公卿上尊號奏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大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安陵

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闕臣仁輔

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軍

將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畤鄉侯臣秋渡遼將軍

都亭侯臣黍衛國將軍明亭侯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
軍鎮西將軍東鄉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
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
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
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郃
使持節右將軍建鄉侯臣晃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
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南單于臣京奉常
臣貞郎中令臣洽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太僕臣僾大理

東武亭侯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中領軍中陽侯臣楙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内侯臣淩步兵校尉關内侯臣福射聲校尉關内侯臣質振威將軍湟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觸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圍安衆將軍元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衢討夷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内侯臣㝔綏邊將軍

常樂亭侯臣後安夷將軍高梁亭侯臣昌奮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以固禪羣臣因天命以固請而陛下違天命以固辭臣等頑愚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以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曰闕五字魏志云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闕

先王聖德遺慶敷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臣等伏讀詔
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而論曰君子畏
天命（闕五字魏志云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
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
不禪舜知歷數在躬故不（闕五字魏志云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
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
奉天命以則堯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
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

體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
（闕二字魏志云猶為）
陛下陋之歿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
夏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陰
武王必不悅於
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
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
（闕七字魏志云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

武王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
為世撥亂則致昇平鳩民而立長築官而置吏元（闕四字魏志云元無過周）於（闕五字魏志云前業而始有）造於華裔
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
者寧之勞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魏志云思）冦敵以（闕三字魏志云思降還）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
茂于放勳網漏吞舟裕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朞人神並
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闕三字魏志云后土則）挺芝（闕二字魏志云華而）

吐醴泉虎豹鹿兔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
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還於其間者
無不畢備（闕一字魏志曰古）人有言微（闕一字魏志云禹）吾其魚乎微
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於曠野矣伏省羣臣內外
前後章奏所以陳敘
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授天地之瑞應因
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闕）矣裕矣
高矣邵矣（闕二字魏志云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

魏邦民心之繫於魏政世有餘年矣闕一字魏志曰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廣闕三字魏志云度宜昭於闕三字魏志云斯攣狹闕一字魏志此一句云拘牽小節除拘不施於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輙營壇場具禮儀擇吉闕一字魏志云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闕三字魏志云會羣僚于朝闕一字魏志曰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忠臣秋臣桑臣洪臣真臣休臣尚臣霸臣郃臣晃臣遼臣靈臣京臣貞臣洽臣昱臣

優臣緜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陟臣祖臣淩臣福臣質
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圖臣神臣衢臣慎臣巽臣俊臣
曷臣豐臣褚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篆額在潁昌相傳爲鍾繇書
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人也曹氏父子
睥睨漢祚非一朝夕勢極事就乃欲追大麓之蹤竊
箕山之節後世果可欺乎又自比嬀汭納漢二女豐
碑至今不磨所以播其惡於無窮也當時内外前後

勸進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魏志注中亦載此文有數字不同非史臣筆削之辭也皆當以碑為正碑自造於華裔之後石理皴剥字蹟晦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一段爾 隷釋

右魏公卿上尊號表唐賢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也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之流涕也其巨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耻者無所不

為乎集古錄

不著書撰人名氏與受禪壇記同漢既禪位文帝未受魏相國安樂鄉侯華歆等上表勸進集古錄目

魏百官勸進碑此碑或曰梁鵠書或曰鍾繇書未有的據但隷法遒古非二公不能自是鍾鼎間物也石墨鐫華

勸進表或謂是鍾繇書又謂梁鵠書皆未有據視封孔羨碑雖無其矯飾屈强亦無漢人雍雍超逸古雅

之致阿瞞才弋漢鼎書法頗分時代人概以漢隸目之謬矣當時華歆與管幼安齊名表首列歆則其寵冠羣姦一時得意千載蔑唾視遼海滄涼何如九原有知寧無汗顔金石史

公卿上尊號碑八分書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金石文字記

魏尊號奏碑陰

碑云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者

如傷凡十行刻石碑隂盖尊號奏文多不能盡故刋于碑隂以足之非别碑也石理皴剥世多不傳𨽻釋載自造華裔之後石理皴剥字跡晻昧謂此碑也復齋碑録

魏大饗碑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忽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于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之校簡猛鋭之卒旻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

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
辦役不更籍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以士有拊謳之驩
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强不
服故寛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
虜震驚魚爛褚潰將汜舟三江之流方軌邛徠之阪斬吳
夷以染鉞平蜀虜以釁鼓曜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
宇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于舊邑觀釁而動
埶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

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　闕　慶雲埀霞乃備俾禦整法
駕設天宮之列衛乗金華之鸞路達升龍於大常張天
狼之威弧千乗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
登髙壇蔭九増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髙會
行無筭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瞽師設懸金奏讃樂
六變既畢乃陳祕戲巴渝丸劒竒舞麗倒衝夾踰鋒上
索蹹髙艇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兎戲馬立騎之妙
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恠獸瓌變屈

出異巧神化自鄉校將守以下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啓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獀髙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兹是以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吳夷讋蜀虜竄區夏清八荒乂幸舊邦設髙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碑以僤禦為蹕禦九增為九層均臺為鈞臺獀為蒐

右大饗之碑篆額在亳州譙縣魏文帝延康元年立相傳為梁鵠書碑字有不明者唐大中年亳守李暨再刻故有文可讀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是時漢鼎猶未移也丕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謂無君之罪人也武王載西伯神主於軍中者弔民伐罪之師也丕以姦賊之心欲吞吳翦蜀遂擴神器爾操之肉未寒而置酒

高會酣飲無筭金奏間作祕戲畢陳誇辭諛語無所忌憚可謂無父之罪人也士大夫櫝藏其碑者特以字畫之故爾碑云八月至譙而史作七月亦不必多辨也隸釋

譙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𡑞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

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曰大饗之碑水經注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亳州圖經以為梁鵠書魏文帝初即王位將伐吳南行至譙饗軍士耆老於故宅此碑其元年上兩字缺不可見當為延康元年也在亳州魏帝廟中集古錄目

右魏大饗碑按魏志文帝以建安二十五年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夏六月南征秋七月甲午軍次

於譙大享六軍及譙父老今以碑考之乃八月辛未魏志誤也是時丕方為丞相漢獻帝猶在位雖政去王室已久然操之死纔數月耳丕軍次舊里初無念親之心方與羣臣百姓置酒高會大設伎樂而臣下又相與伐石勒詞夸耀功德更以夏啓周成漢高祖光武為比豈不可為笑也哉金石錄

唐重立大饗碑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以舊文殘缺再刻於石舊碑既斷續不可盡識而此本特完好

故附於其次俾覽者詳焉魏之事跡雖無足取而其文詞工妙亦不可廢也同上

魏大饗記殘碑隸續云饗借作鄉碑在長安瑶臺寺謂之鍾繇殘碑姑傳疑以俟知者漢隸字原

魏修孔子廟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捐五瑞班宗彞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乃緝熙聖

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襃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羡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闕二字魏志作之末）而無受命之運（闕）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闕三字魏志作時三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

采其文以述作卬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舊居之廟毁而不脩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游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

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滅絶世餘年
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闕
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
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踰夷越險阻而來
賓雖大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宫
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
若乃紹繼微絶興脩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
之所福祚宇内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

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宫之事以為高宗僖公盖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弃體黄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褎成既絶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

豐其甍宇䔲䔲學徒爰居爰處三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兹彬彬我后越而五之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右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

廟置吏卒守衛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誤也後漢孔僖傳注以羡為崇聖侯亦誤也文帝履位首能尊崇先聖刊寫琬琰知所本矣使其果能味素王之言行六經之道則豈止鼎峙之業而已哉魏隷可珍者四碑此為之冠甚有石經論語筆法大饗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自是一家亦有以為鵠書者非也隷釋

碑以烟熅為絪緼終軍傳辮髮作編髮同上

魏黄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夫吏

卒朱謀㙔註曰按曹植撰孔羡奉家祀碑云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水經注

右不著書撰人名氏字為隸書魏文帝黃初二年封議郎孔羡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詔魯立廟置吏卒守衛魯人立此頌碑在兖州集古錄目

右魏孔子廟碑按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詔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及令魯郡修起

舊廟今以碑考之乃黄初元年又詔語時時小異亦當以碑為正金石錄

魏脩孔子廟碑黄初元年立在兖州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陳思王曹植辭梁鵠書漢隸字原

孔子廟記後有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數字是宋嘉祐人益者魏文於篡漢後日不暇給乃有此舉毋亦禪讓餘策哉何靳之莽魏之丕来辱吾聖道如此也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寳也弇州

山人稿

魏封孔羡奉孔子祀碑梁鵠字孟皇學書於師宜官舉孝廉官至選部尚書漢靈帝重之曹孟德愛之王逸少學之梁武帝許其書曰龍威虎震劍拔弩張是其書亦可重者此碑結法古質遒健未知果為鵠書否碑後題曹植詞梁鵠書出張稚圭亦曰按圖經與卒吏碑同殊不可曉石墨鐫華

魏魯孔子廟之碑篆額白字世稱此文為曹植文梁

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絶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於淵泉記室晨起蓬首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然也玄牘記

封孔羡碑八分書黄初元年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後人刻其下曰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謬也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曽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祠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

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文帝黄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羡為宗聖侯邑百户金石文字記

典論刻石

文帝作典論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刻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魏志少帝紀注

水經注言魏文帝刋典論六碑列於石經之次裴松

之注三國志云漢世西域舊獻火浣布中間久絶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絶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刋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齊王芳正始元年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此刋滅此論而天下笑之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歴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

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愚按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酈元所云文帝刋之誤矣松之既稱刋滅此論又云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伽藍記亦云典論六碑至太和後魏孝文年號十七年猶有四存隋經籍志亦有一字石經典論一卷意當時所謂刋滅者第芟去火浣布一條至於六碑則仍列於太學故裴松之楊衒之等並得見也石經考異

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

兹氏縣故秦置也魏黄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郡帶山阻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喪國臣大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水經注

滎陽守李勝石的銘

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鞏縣自關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築陽城鄉亭侯李勝字公照為郡守領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為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推厥誠今猶祀禱焉水經注

葉縣葉公廟碑

澧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舊秦

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筵黄巾之亂残毁頽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修飾舊宇後長汝南陳晞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水經注

魏刺史賈逵祠碑

谷水逕項縣故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廟在小城東昔王淩為宣王司馬懿所執届廟而嘆曰賈梁道王淩魏之忠臣唯汝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黄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水經

注

右魏賈逵碑魏志逵傳云逵為絳邑長為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逵為將怒逵不肯叩頭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援捕得逵怒不肯拜促斬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窨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已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為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

事如傳所載不獨逵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逵生死可謂賢矣自古碑碣稱述功德常患過實如逵與絳人德義俱隆碑不應略而不載頗疑陳壽作傳好奇而所得非實也松之又注魏書逵年五十五而碑云五十有四亦當以碑為正集古録

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逵字安道河東襄陵人魏明帝時官至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故從事吳康等立此碑集古録目

魏故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陽里亭侯賈君之碑篆額在項城縣本廟内訪碑錄

魏獨行君子管寧碑

汶水自朱虛縣東北逕峿城北又東北逕管寧冢東故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水經注

管寧字幼安東莞朱虛人也自黃初至青龍末徵命十至輿服四錫俱不應命碑在安邱縣西十二里墓

前寰宇記

魏管寧碑在密州金石略

魏徵士邴原墓碑

汶水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水經注

邴原朱虛人也碑在安邱縣北五十里墓前寰宇記

魏邴原碑在密州金石略

魏劉熹學生冢碑

沔水又東南逕隂縣故城西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水經注

右魏劉熹學生冢碑在襄州穀城縣界中余為乾德令時嘗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塜在草間傍有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為何人冢皆不能道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錄古文思嚮所見穀城碑疑為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按襄州

圖經云學生冢在縣東北水經注云魏濟南劉熹字德怡博學好古立碑載生徒百餘人其不終業而卒者葬於此號學生冢今碑雖殘闕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蓋余昔所見乃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集古錄

魏劉熹學生冢碑并陰隸書文字磨滅不完其間有稱大魏者又曰濟南劉熹字德怡而最後有學生名百餘人并列其所授諸經褢州圖經曰熹嘗爲穀城

令學者多往從之其受業未終而歿者悉葬之謂之學生冢此碑是也在穀城縣學生冢傍集古錄目

魏學生冢碑在今襄州之穀城按鮑至南雍州記穀城穀伯綏之國其東北有學生冢冢有碑按酈道元水經注乃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載生徒不終業而卒者乾道初元春正月余督饟穀城撫得此墨本凡授尚書者二人授禮記者七人授孝經儀禮者各一人授左傳者六人授易者

四人授詩者十七人各書州里姓氏字之而不名祭酒一人故吏二人生三十有八人童八人書姓字書名而不書里邑孔子作春秋視人賢否為褒貶或以名或以字或書爵邑或不書豈亦春秋之意乎集古後録

魏征南軍司張詹墓碑

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水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

吏毁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内極寛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黄金之實雖意錮南山寧同壽乎 水經注

魏車騎將軍黄權冢碑

涓水又南逕預山東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黄權夫妻二塚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其二

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水經注

六藝之一錄卷五十五